

长篇纪实小说

# 二战飙尘

——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费枝 朱磊 著



华夏出版社

# 二 战 飙 尘

——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华夏出版社  
1995年·北京

(京)新登字 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战飘尘：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 费枝，朱磊著，—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9

ISBN 7-5080-0585-6

I. 二… II. ①费… ②朱…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②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战争史 IV. ① I 25②E  
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3847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61 千字

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9.80 元

也许有人会说它陈旧、古老、遥远，半个世纪过去了。  
我却感到它就是昨天，是我们同时代人的昨天；也许会或  
一定会和你们部分的今天和明天相联系。

——作者

## 目 录

---

### 引 子

为生者和死者.....	(1)
夫妻对话.....	(4)
初到北平.....	(6)
大撤退·大迁徙.....	(9)

### 第一篇 陕南大学

又来了一个北平的 .....	(13)
大学生的誓言 .....	(21)
临湖轩的晚餐 .....	(27)
求雨的人群 .....	(37)
诗人之死 .....	(41)
报考留美空军 .....	(46)
爱的迷茫 .....	(52)

第二篇 “四万万同胞的眼睛”

空校生活	.....	(59)
上天第一关	.....	(64)
初次飞行	.....	(70)
“软骨症”	.....	(81)

第三篇 “死亡地带”

飞越喜玛拉雅山	.....	(86)
大闹开普顿	.....	(90)

第四篇 美国生涯

密西西比河的深夜	.....	(104)
第一课——性病	.....	(114)
“淘汰症”	.....	(117)
沙漠绿洲	.....	(127)
“上校”的笑话	.....	(133)
秘密武器	.....	(137)
中华姊妹	.....	(141)
爱情游戏	.....	(145)
白色的圣诞节	.....	(153)
“不是太老，就是太小”	.....	(158)
回到发誓的地方	.....	(166)
北非战场上空	.....	(174)
太阳眼镜事件	.....	(178)
相逢在落矶山	.....	(190)

---

欧洲上空中国梦	(199)
两般情怀	(213)
有期限的等待	(219)

## 第五篇 太平洋上的见闻

天涯客（之一）	(226)
天涯客（之二）	(230)
文身的水手们	(234)
大师傅菲律宾人潘	(235)
美国机械师的哲学	(239)
大副抒怀	(241)
澳洲侨胞的祝福	(243)

## 第六篇 回到自己的大地

无名烈士	(247)
荒芜的机场	(254)
辛酸的故事	(265)
可笑的唐·吉诃德	(269)
希望不是现实	(273)
嘉陵江——无字的诗	(276)
钟情的愚蠢	(284)
又一个朋友参加空军	(292)
早春的消息	(297)
不翼而飞	(303)
笔下情缘	(312)
睽隔天一方	(318)

## 4 二战烟尘

---

胜利的哭泣.....	(327)
第一号通缉令.....	(343)
24岁的“老人” .....	(349)

## 尾 声

1949年 .....	(353)
真正的尾声.....	(357)

## 引 子

---

### 为生者和死者

“你愈来愈喜欢‘顶牛’，谁和你说话你都顶；你看书好像专门寻找‘顶牛’的娱乐。

“罗曼罗兰说：黄昏礼赞白昼，暮年礼赞人生。你说，你的暮年礼赞死亡，只有死亡对一切人是平等的。

“伏尔泰说：谁不尊重自己的年纪，谁就会倒霉。你说，充满了‘倒霉’构成的年纪，有什么值得尊重？

“古罗马西塞罗说：不知道你出生前的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你说，那可太高抬了他们。

“毕加索说：需要漫长的岁月，才能返老还童。你说，不尽然，

一离开工作岗位，我立即返老还童了。

“法国的拉罗什富科说：人老了，变得狂热，也更聪明。你说，我老了，更冷漠，更愚蠢。

“茨威格说：历史上有哪一代人像我们同代人的命运如此多舛？你说：茨威格的厄运是空前的但并未绝后……

“报纸上有国外的一位作者在文章中问是不是又一个战前的时代开始了？你说：好了，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你们的……好像人家专门问你。你真有点像犯神经。

“不是有点‘像’，我是犯神经，控制不住自己，老爱卖弄自己。”

“前天看完电视上的二战影片你怎么会笑起来了？”

“想起六十年代临下放农村时，人事部门让我在一份《鉴定》上签字，大约有五六条，最后一条是：

‘警惕，一个隐藏着骄傲的人。’

“当时我心里直说谢谢，执笔人手下留情。当编辑的人会把它当成一个勉强的标题。

“到了基层，我的轻松感还未消失，转瞬间，变成了一个‘暗藏的敌人’进驻牛棚。引以为幸的不是我一个，而是一群一群的‘牛鬼蛇神’，我便也和大家一样逆来顺受吧！”

“为了这份骄傲，不知碰了多少厄运，准确地说，它改变了我的命运。

“正像那些质问一样：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有什么资格骄傲？凭你，轻视别人？比什么？自不量力！这些质问在当时的斗争场合上，我觉得人家问的也不错，人家有权力也就有资格来审问。但在我内心的一个秘密的小小的角落依然保存着一份不敢公开表现、不敢承认的骄傲。

“半个世纪过去了。

“美国前任总统布什，在二次大战中当过飞行员，也是幸存者。这是他履历上闪光的一页；与他同时代同龄的中国小伙子到美国学飞行，参加空战幸存下来的各有不同的命运，停在美国的、去台湾的、留在大陆的，谁也没当上总统。不过，他们的青年时代都有过这段难以忘记的辉煌。

“丘吉尔在他的二战回忆录中有一段对欧洲‘空战’的礼赞：

“……这种空战是人们从未见闻过，甚至也不是能确切地想像得出来的。轰炸机人员（当然也包括驱逐机人员）所受的精神考验，已达到人类所具有的勇敢和牺牲精神的极限。这种冒险也已到了超过其它一切冒险的最高极限，最激烈的极限。

“‘在我们深深体会到这些苦难以后，对于这些英勇的人们不仅同情和钦佩，而且深为感动。这些年青人依靠对自己国家和事业的责任感，才能度过这种非常人所能忍受的考验。

“‘这些英雄毫无惧畏，也决未失败。我们的胜利多半要归功于他们的献身精神，让我们向他们致敬！’

“1983年我才读到丘吉尔的这段话，眼睛涨潮了……，为生者和死者。”

## 夫妻对话

“人世间，谁不期望社会的目光？谁能逃避媚俗的陋习？不论你多么鄙视它，还是会思量它的现实意义、影响。人就是人。没有超人。”

“我看，社会目光的投向不是根据你的期盼，有真正价值的人自然具有吸引力。我说不清楚评定价值的大小与真伪标准……”

“因人而异。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标准。”

“社会目光是随着社会的价值标准移动的，不是吗？”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跟踪社会目光，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可社会的价值标准。”

苏宾皱眉摇头：“别扯这些弄不清楚的玄学吧。我承认机缘、偶然、巧合有难以捉摸的力量，改变着决定着人的一生命运。

“我早已失去了事业心和表现欲。在下放农村的漫长年代，没有书没有朋友，在大地上耕耘，过着由手到口的日子，一种无所牵挂的轻松，没有事业的束缚，极度的解脱，我享受着生存的本身。其实，我从来就没有过伟大的事业心，最怕登台表演。”

“不，你有过事业心，也应说是伟大的事业心，你曾把‘抗日

战争’做为你的事业，把收复你的东北家园做为你奋进的目标。”

“那不是个人的事业，那是历史的使命。”

苏宾眼睛潮润低下了头。

当下放到辽宁半岛一个县城的一个山村，走进他出生的老屋，曾喃喃地说：“何必把我带出去，绕了地球一周又回到这里，何必？如果父亲当初不被那位在官府当门房的堂祖父看中，供养他去读书，变成了知识分子；如果父亲不怎么奋进，仍在县里当个中学教员；如果父亲不被朋友拉去沈阳，不被张学良选拔派去当东北三省的工商界代表，不当工厂矿场的董事长、经理，大概母亲和我们兄弟们会依然留在村里这座老屋，放牛、放羊、种菜、耕田、赶脚、打石头，最有出息的也可能念几年书，接老祖宗卖膏药开药店当农村外科医生的班。那该多么轻松！”

“如果那样，坐在这里和你对话的就会是另一位了。难道你对自己的一生、对自己的家庭都后悔了？”

“不，不是后悔，是无奈的如果如果。

“你看，离开农村时我才3、4岁，如今近50岁回来了，能干什么？会干什么？怎样生活下去？我感到对不起你！”

“谁对不起谁？这很难说了。如果不是为我，为我的梦想，你怎么会扔掉‘金饭碗’，跟着我出来漂泊寻觅？磨难使我们更亲密更相依！”

黑暗中只剩下陶明伊那双闪亮的爱抚的目光望着他……

## 初到北平

9岁小子被一阵炮声震醒，他爬起床趴在楼窗望着拂晓前宁静的沈阳街道，炮声好像越来越近……他趴在窗口看见装甲车开过来了，路边一个人被击毙倒下了。

爸爸哪儿去了？妈妈抱着小弟哭泣，哥哥突然变大了，站在母亲身边默默地像个卫兵。

几天后来个陌生人。当夜全家跟着他悄悄离开家，9岁小子只背了一个书包，装着他的《儿童世界》。最后他抬头想望望那座两层小楼的那个属于他的窗户，夜漆黑，没有看清，便被哥哥拉着小跑着，哥哥小声说：“快，快点！这是逃跑！”到了火车站。

不是回乡下奶奶家吗？怎么上了大连的船？船里拥挤着却悄然无声，好像人们个个摒住呼吸，没人说话没人抽烟。船和夜一样黑。

天津码头上站着神色冷肃的爸爸。他第一句话：“日本侵占了我们的家乡，别忘了‘九月十八’这个日子。”

日本的侵略深深刺激和损害了9岁小子的心灵。

北平司法部街小学三年级，教室没生火炉，那是个最冷的冬天，冻得学生搓手跺脚。上课铃响了，白老师进教室，身后跟着一

一个小男孩，脸冻得红朴朴，偏分头、黑漆漆的头发，一对晶亮的眼睛。同学们一见都笑了，他怎么只穿了一条短裤，长筒袜子，大腿冻紫了却不打哆嗦。

白老师介绍说：“苏宾同学，随全家从沈阳逃难到了北平。他体格棒，像斯巴达儿童。”

斯巴达是公元前希腊的一个古老城邦，那里的人崇尚武力，让儿童从小锻炼身体，体魄剽勇，强壮，长大了可以抵抗敌人。

白老师解释完了，叫苏宾讲一讲“九·一八”沈阳事变。

苏宾站在同学面前，一句话还没说，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

课后，有个小同学喊他：“亡省奴！哭鼻子！”他抡起拳头揍起来，孩子们起哄大声喊叫：“不敢打日本打同学！”老师过来解围。他紧绷着嘴，瞪着眼睛不让眼泪流出来……望着那个骂他的孩子。那个挨揍的孩子揉揉眼睛，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喊叫：“别生气，我再也不说你。”

苏宾拉起他。两个小孩讲和了。

“你叫什么？”

“我叫石正刚。”

石正刚后来说：“是我爸爸在家里说东北人就会骂‘妈拉巴子’，不敢打日本，当了‘亡省奴’。”

“你爸是干什么的？他不知道我们东北人不乐意逃跑，谁舍得家？”

“我爸带枪当营长。他说当兵的逃跑要枪毙。他不是说你。”

“九·一八”周年，家里来了很多东北朋友，苏宾的父亲熬了一大锅黄连水，每人一杯，大家含泪喝下去，客厅里像默哀，没有

声音。苏宾下学回来，没有午饭，只有一杯黄连水。他问：“喝了它能收回东北吗？”母亲瞪他一眼，拉他走到院里说：“这是让你别忘了国耻日！”苏宾喝了这杯一辈子也难忘记的黄连水，它像一直泡在心上……

有一个星期日，石正刚找苏宾去看飞机。什么飞机？“北平献了5架飞机，今天做命名表演。去看吧！”

他们到了天安门，正举行“北平—5号”命名典礼，飞机在天空盘旋……苏宾问石正刚：

“要是让你去飞，你敢吗？”

“你敢，我就敢。”

“我敢，要是能驾飞机回东北打日本多棒！”

“我跟你一起去！”

这是10岁孩子的愿望。

不久，苏宾的家从南长街搬进中南海西八所，那里租金便宜。适合东北流亡客的寄居。但冬天比东北还冷，房高屋大，一个铁炉子烧不暖。苏宾最高兴的是出门口就溜冰。同学们愿来找他，不用买票钻进席棚冰场就溜……

有一次，过年举办化装溜冰表演大会，还有留声机放音乐，好不热闹！他们几个人悄悄钻了进去……突然一声大爆炸，有人在冰场边角扔了一颗炸弹，散发“勿忘国耻”、“勿忘九·一八”的传单。

热闹的冰场立刻凝固了，人们纷纷逃掉，白光光滑溜溜的冰面上好大的一个黑洞，庞墨声说：“大黑洞里有炸死的鱼”；童肇庆说：“真可惜，搅了一场化装溜冰表演，在广东可没有冰场！”石正刚悄悄地问：“这是谁干的？胆真大！”他脑子里像开了一个黑洞，那个黑洞在他眼前晃游……东北、沈阳、家乡全变成了黑洞！

从那次开始，他不止一次做过黑洞的梦。

## 大撤退·大迁徙

英国驻北平使馆海军陆战队卫队长马斯顿得到日军方通知，当日（1937年7月6日）晚上日军将在卢沟桥铁路大桥边进行夜间军事演习。

北平当局事先却毫无所知。

那座有800年历史的芦沟桥、30个漂亮拱洞、400个汉白玉雕凿的石狮子——大狮子怀里揣着小狮子正在睡梦中陷入炮火……

敌人的炮火烧到北平的大门口，市民们被炮声震醒了。郊区进行着零星的战斗……

北平驻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举棋不定，等候南京的消息；市面一片萧瑟，人们也在等待局势的发展。

7月18日。日本给中国发出最后通牒。

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

谁能满足敌人的侵略野心？

日军发动“南苑大战”。7月28日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南苑守军发动疯狂的进攻。29军副军长、南苑驻地指挥官